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06
29 October 1974

CHINESE

第一八〇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25)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32)

主席：按照从第一七九六次会议起的过去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提议依照宪章第三十一条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科威特、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果人民共和国、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目前讨论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我请这些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巴巴多斯代表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施密德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尼·马丁·西塞夫人、圭亚那代表杰克森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哈曼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马吉尔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特拉奥雷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扎米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蒙乔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

生、塞拉利昂代表帕尔默先生、索马里代表候赛因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乌干达代表基内内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上沃尔特代表亚吉布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特里奇先生、和扎伊尔代表穆图阿列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愿参加在我之前发言者的行列，向你担当本月份理事会主席的任务致敬。在理事会审议非洲的严重问题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时，能有一位热诚的和能干的非洲大陆子弟来主持理事会的会议，对非洲来说象征着吉兆。特别重要的是，当理事会从事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时，能有一位非洲大陆的子弟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代表团向你保证，在你执行职务上给予坚定的支持和合作。

我也愿向联合王国代表在九月间能干地领导理事会表示谢意。

大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通过的第3207(XXIX)号决议中，要求安全理事会：

“……顾到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这个决议是以一百二十五票对一票通过的。它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强烈的看法。联合国已经花了将近三十个年头，来讨论南非应该如何行动方能使它的会员身分符合联合国宪章。无论根据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段长久的时期。没有人能说一个会员国受到了过急的催促。没有人能说还要更多的时间来讨论或慢慢地改变，也许除了南非的代表，他在他的讲词里一开头就打消了这种请求。他请求依据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给予保护。简短地说，他告诉这个机构停止干涉南非的内政。这个问题已经辩论了很久，除了南非为自己辩护以外，没有人公开认为讨论的问题

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是参照在宪章之下自由承担的义务，来讨论南非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是每天日常生活中都在做的事，即使在南非也是如此。每一个为了共同目的而成立的组织，必先拟定这个组织的宗旨，以及愿意加入者所应有的条件和义务。可能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让南非入会。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当联合国成立之初，南非看起来正在往正确的方向走，所以有理由期望它向好的方面转变。可是，自从一九四八年起，南非忽然转了向，它采取的新立场，如果早几年的话，一定会使它没有资格取得联合国会籍。从此以后，联合国年复一年的指出这个矛盾，但是南非却目空一切，充耳不闻。

南非最初的进入联合国，并没有给它永久会员的权利。照惯例，即使入了会的会员，仍可因为不遵守某些规章而失去会员资格。此所以每一个机构，包括联合国在内，都在它的宪法——在我们目前的情形中便是联合国宪章——里列有因会员失去会员资格而给予除名的规定。南非的行为使联合国要审查它希望与南非保持的关系。联合国终于决定讨论和说服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应该采取宪章中规定的步骤了。

现已证明南非完全不够资格作为联合国会员。它辜负了宪章创始者的希望，而它自身又是创始者之一。事实上，南非的言行侮蔑了这个机构的每一项原则和义务，而联合国却是预期成为协调行动的中心，以达到种种共同目标，其中包括推动和鼓励不分轩轾，尊重所有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于南非的行为和它继续保留这个机构的会籍问题，必须依照它是否尊重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它是否通过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其它机构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况来加以衡量。

在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掩蔽下，南非经过如许多年藐视性的沉默，它的代表博萨先生今天忽然屈尊俯就，对他国家的立场作了极不寻常的反复辩护，使我们有受

宠若惊之感。 我们极为仔细地聆听了他的讲话，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来推敲其内容。 简单地说，理事会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好、更有权威性的发言，承认并确定南非被控侵犯的种种罪行。

博萨先生为了对他以后的招认建立理论依据起见，把南非的历史象教幼儿院一样的教给理事会。 很不幸地，我们中间一些人把南非的历史研究得相当透彻，所以比他所说的知道得更多一点。 事实上，他也许诚实地告诉了理事会他的种族隔离党羽在他们学校里所可能受到的教育。 我愿忠告他借机利用纽约的公众图书馆多学一点南非的历史，而不必害怕违犯他本国的种族隔离法律。

在我继续发言之前，我愿清楚地表明，博萨先生和许多其他人根据肤色来区别和形容人类，对于他们的观点与信念，我无法苟同。 现今流行的把人们区分为黑人和白人的理论，是起源于种族偏见的邪恶思想。 自觉或不自觉地，许多人民，并且很不幸地连大众传播媒介也在内，都在散布这种毒素。 这种邪恶思想在身受其害的人们中间也可能而并常常确实存在。 假如我使用了象博萨先生描述他的国家中不同人民那样的词语，我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引起混淆，并不是因为我有他一样的观点。

博萨先生拼命想说成南非存在着许多民族，其中只有一个是由白人组成的。 这样一来，从全世界各地来的移民，特别是从欧洲国家来的移民，不顾他们的文化、风俗、语言和历史背景，一到南非就成为一个白人民族，而与其它博萨先生描述为黑人的所谓民族相对抗。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 假如这不是种族偏见，又是什么呢？我们驳斥博萨先生授予南非在南非共和国里一个殖民强权的地位的企图。 接受这种理论就等于接受种族隔离及在联合国讲坛上确认它的邪恶思想。 我们驳斥班图斯坦的理论，也驳斥衍生于种族隔离主义的一切理论。 我们只认得南非为一个共和国，就象联合国最初接纳它为会员国时那样。

博萨先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讲来为南非辩护，我很佩服他为如此一件辩护不

了的事情表现如此的勇气来辩护，更特别佩服他作了如此一长篇充满自相矛盾的演说连脸也不红一下。请容许我简单地引用一下他的讲词来说明这一点。他说：

“我们的确是有隔离的行为。我们也的确是有隔离的法律。正是为了这点，我们最受到人家的误解，我们的动机最受到人家的歪曲。

“可是，这样的隔离是绝不应该与种族歧视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隔离，并非是为了我们南非白人有什么“种族优越”的变态心理。我们并不比黑人好，我们也不比他们聪明。我们可以做到的，他们也照样可以做到。这种法律、这种行为，实在是来自我们国家历史的演变。设立这些是为了避免磨擦，为了促进和保护不仅是白人集团，而是每一个集团的利益和发展。

“今天我要在这里清清楚楚、毫无保留地说明：我国政府绝不怂恿纯粹以种族或肤色为由的隔离。光凭一个人皮肤的颜色来隔离，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将尽全力排除以种族或肤色为由的隔离。”（第一八〇〇次会议，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隔离的法律和行为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性别？根据宗教？假如不是根据种族或肤色，还能根据什么呢？这整篇演讲除了一堆半真半假的话以外就空无一物，急急忙忙地把它搬出来，也不顾到任何逻辑。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联合国就将第一次在它的记录里记下了一位南非政府官员的发言，驳斥种族隔离的整个依据和理论。不幸的是，即使博萨先生也不期望我们相信一位黑色皮肤的人在南非能有他的同等地位。

大会自从一九四六年第一届会议起，就一直在处理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问题。从那以后，采用过所有合理的步骤来说服南非政府改变它盲目和危险的途径。按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第44(I)号决议在南非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进行的协商，由于南非政府的态度顽固而终告失败。同样地，依照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第265(III)号决议所作的努力，即要求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政府顾到宪章及世

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目的，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尊重人权的问题，也由于南非的傲慢与顽固而再度失败。

在一九五〇年第395(V)号决议中再度提及的圆桌会议失败以后成立的一个三人委员会，又因南非的态度不变而告失败。联合国继续它的努力，于一九五二年依据第615(VII)号决议，由大会成立了一个三个委员的联合国斡旋委员会——即古巴、叙利亚和南斯拉夫——负责协助南非、印度和巴基斯坦处理由于南非对印裔和巴裔人民采取种族政策所产生的问题。但南非拒绝与该委员会合作。联合国其后依据一九五二年的第615(VII)号，一九五三年的第719(VIII)号，一九五四年的第816(IX)和820(IX)号，一九五五年的第917(X)号，一九五六年的第1016(XI)号，和一九五七年的第1178(XII)号等决议继续作出的努力，都因为南非不肯改变它的立场而得到同样的结果。

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联合国的会员国一直深信南非也许会改变它走向灾难的途径，转而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也有些会员国家，就象我国一样，对南非会转变存着怀疑。由于南非的继续傲慢倔强，联合国乃于一九六二年依据第1761(XVII)号决议成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目前审查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作为联合国方面各项努力的推动者，来帮助南非履行其宪章义务。这个委员会到目前为止，除了藐视以外，从南非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南非一直以藐视的态度对待联合国。它一点也没有纠正它不符合宪章义务的政策。将近三十年来，它的一言一行证明它不够资格作为联合国的会员。

在联合国方面，自从特别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努力不懈地把种族隔离的邪恶思想公诸于世，刊印了有关种族隔离的大量资料，在全世界各地教育了许多人民关于种族隔离的事，暴露了那些与南非在贸易、商业、领事、外交和军事上有密切联系的南非主要靠山。联合国的决议越来越锐利，其效力和冲力越来越强烈。但是无论怎么努力，南非始终是不可理喻，顽固地拒绝作积极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

关于把南非赶出联合国的问题，还有那一位在座的会员能够理直气壮和令人信服地为南非辩护呢？我们每一位的职责是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而不是保护宪章的破坏者。

我们除了把这个无法纪的南非赶出联合国以外，还能要求联合国作些什么呢？还能辩称南非政府需要更多时间吗？——更多时间来反抗联合国？任何人听了南非代表的发言，不可能看不出南非对联合国的藐视。他竟胆敢教训联合国，要这个机构集中注意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要管象南非被控的这种邪恶行为。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犯罪的人，也没有勇气在我们的法庭上作出这样的辩护。他侮慢地问联合国，把他的国家从这个机构驱逐出去有什么好处呢？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就可以得到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把南非驱逐，会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一点价值也没有，那又何必作出那种洋洋大观的辩护呢？如果把南非驱逐出去，这个机构就除掉了一个现今存在着的不正常现象。假如现在南非申请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话，我确信它是无法登堂入室的。尤有进者宪章第六条的规定就是为了对付象这种南非造成的情势。

联合国受到非洲国家在卢萨卡宣言里表达的诚意所感动，在五年前力促南非避免与非洲和联合国敌对，并要求为真正解决这个种族问题而进行建设性的对话。非洲国家的诚意受到了南非的藐视。南非肆无忌惮，加强其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还建立残酷无情的工具来执行这个政策，终使联合国缔结了《铲除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因此，国际社会已经在法律上驱逐了南非。这个公约，虽然还没有生效，已经有二十多个政府签字，其中包括我自己的国家肯尼亚在内，并有几个国家已经批准。这个公约反应了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意愿。当南非辩称作为政府的官方政策，集体压迫的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时，这个公约就有了特别的重要性。

南非这种争辩，依据联合国宪章是毫无价值的。这个机构能够解释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而联合国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对南非政府种族政策的处理情况，无可争议

地表明这件事并不适用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安蒙法官就纳米比亚案发表了个人意见，在他的意见书第七节里很正确地说：

“大会连续通过的驳斥南非论点的各项决议，已经表示得很明白，种族隔离所侵犯到的平等和基本权利事实上已经置于国际法律的保护之下，因此就属于联合国的权限。”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咨询意见书，第七十八页）

根据这个理由，安全理事会从一九六〇年起开始审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侵犯人权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并未要求联合国来控制或管理南非的事务；我们是因为南非继续不断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要求联合国把南非从这个机构驱逐出去。人人都知道什么是一个文明政府的基本要素，所以也无须在此替南非政府一一列举。

在沙佩维尔惨案以后，安全理事会从一九六〇年起就一直在处理南非及其种族政策的问题。它通过了许多决议，如第134号（一九六〇年）决议，第181号和第182号（一九六三年）决议，第190号和第191号（一九六四年）决议和第311号（一九七二年）决议。南非政府把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议同样地弃如敝屣，它继续以监禁和迫害来窒息对它种族政策的任何反抗。在理事会处理种族隔离这个不幸政策的十五年间，南非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合作的表示，对理事会的决议和建议置若罔闻。

因此，理事会该是时候充分执行联合国宪章的条文，特别是第六条。理事会应依据这个条文向大会建议把南非从这个机构驱逐出去。南非应被禁止进入这个机构，直到它的政府依照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彻底改变它关于种族政策和其他有关问题的立场。只有在做到了这一点以后，南非才有资格通过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与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交往。在那时，它重新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就会受到许多会员国的支持，包括我自己的国家肯尼亚在内。

我刚才叙述的一切，已构成充分的理由，理事会可以据以建议大会把南非共和国逐出联合国，但是，至于南非的如何目无法纪，对于联合国为解决该区域的危机而通过的种种措施不闻不问的情况，则真是说来话长。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有义务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这项规定是没有例外的。同样地，依据第七章的规定，各会员国必须彻底遵守联合国的强制制裁。

在南罗得西亚反叛英国政府非法独立之后，理事会通过了第253号（一九六八年）决议，要求对它实行强制制裁。理事会很清楚，对罗得西亚制裁的失败，完全是南非在违背宪章的情形下一手造成的。最近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之间筑成的铁路，就是要阻挠制裁，并实际上把两国的经济打成一片。理事会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尊严，这是它至少必须做到的。对于联合国就纳米比亚领土问题所作的各项决议，南非继续藐视。它不顾大会在第2145(XXI)号决议中终止了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而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领土。好象非法管理的行为还不够似地，南非政府还把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搬进了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

有些人对于曾经安全理事会以第276号（一九七〇年）决议加以赞同的大会决议是否合法一点可能有些怀疑，但是理事会曾以第284号（一九七〇年）决议征求了国际法院的法律意见。如所周知，法院作出的结论是：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管理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撤消它对纳米比亚的管理，并终止对这个领土的占领。国际法院的意见经安全理事会以第301号（一九七一年）决议予以接受。国际法院更审查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对于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会有什么影响。它审议了第二十五条只适用于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已由理事会采取预防或执行措施的事项这一说法。国际法院在它的咨询意见第一百一十三节里作出结论说：

“在宪章里找不到支持这个看法的任何条文……假如第二十五条仅仅涉及安全理事会依据宪章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所做有关执行行动的决议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仅仅这种决议才有束缚力的话，那么第二十五条就是多余的，

因为宪章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已经保证了这种效力。”

国际法院在得出了理事会所作与第 269 号（一九六九年）和第 264 号（一九六九年）两个决议有关的第 276 号（一九七〇）决议是合法的结论之后，它在第一百十六节里下结论说：

“当安全理事会遵照宪章依据其第二十五条通过决议后，各会员国就应遵守这个决议。包括那些非理事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在内。任何其它行为都将剥夺这个主要机构依据宪章所具有的基本职能和权力。”

南非政府仍然非法占据着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法，也是对联合国和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为。

面对着南非这种违抗，联合国已体认到南部非洲种族冲突的现实危险。这个种族冲突是起源于南非政府的行为与不行为。安全理事会深明其宪章所赋予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职责，还有大会，都不断地对南部非洲的情势表示关切。

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全体一致通过的第 182 号（一九六三年）决议的序言里说道：

“更加确信南非情势严重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坚决反对南非政府坚持种族歧视之政策，认为此项政策与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及与南非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义务，均不相符……。”

同样地，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的第 311 号（一九七二年）决议的序言里，对于南非政府坚持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为了依照联合国宪章促成和平解决而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遗憾。并对南非的局势严重地扰乱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表示严重关切。

不仅在这些序言里如此暗澹地指出了南非的政策与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两者之间的关连。第 301 号（一九七一年）决议的第九条行动纲领宣称：

的类似事件接踵而至，所以不应该在任何方面产生恐慌。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件，经过了几乎三十年的彻底审查才达到这个有力的、不容争辩的结论：为本组织的利益计，它的会员国中最好是没有南非共和国。

在目前的辩论中，一般所谓否决权的这个可以推翻一切的投票权问题已经一再提出，因此不容置若罔闻。许多人企图用否决权的威胁对这个问题制造阴暗的气氛。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国代表团没有感到沮丧，而是非常乐观的。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做不仅是一个联合国宪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相信在联合国里没有良心存在是错误的。冷言冷语的人挖苦说，整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和每个代表团受到什么指示的问题而已。我们完全不赞同这个看法。我们深信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良心，当面临重要的问题时就必须诉诸这个良心。我确信，那些服膺真理和正义的人将投票赞成把南非驱逐出联合国。谁能说南非没有触犯国际社会良心呢？

那些支持南非继续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人争辩说，这个机构的力量端赖它的全球性。我国代表团，我确信还有所有发言反对南非的人，也相信联合国的全球性。我们时常提到这一点，没有人能够怀疑我们在这方面的诚意。但是，如同我前面所说，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才是对这个机构更恰当、更有利的行动。我们必须决定，保留南非在联合国的会员身分应付出多少代价。我国代表团不愿以宪章为代价，让南非继续逗留在联合国。因为，如果我们任人糟蹋宪章的话，我们将破坏建立这个机构的根本基础，而有关国际联盟的许多记忆，我们还没有忘怀。

问题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对于南非的罪行，以及依照宪章第六条把它驱逐出联合国这项要求的理直气壮，都已无怀疑余地。这就是理事会必须向大会作的建议。

主席先生，现在允许我代表伊拉克、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和肯尼亚提出已经散发的文件S/11543内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清楚地提示了我们所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它很简洁地总结了几乎每一位参与辩论的人的发言，包括我

“……南非政府倘再拒绝撤出纳米比亚，即可能造成有害于维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之情势。”

在它的行为与不行为中，南非政府派遣了它的保安部队到南罗得西亚的英国殖民地去活动，堪称枉法悖理。这些武装部队逗留在南罗得西亚，对南部非洲非殖民化的过程，和对邻近各国的独立，都是一种隐藏的威胁，绝对无补于各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南非这样地蹂躏了这个机构的根本基础和价值之后，理事会能采取些什么有意义、有决断的行动呢？我已经说过，第一，联合国已经给了南非政府一切机会来改变它的政策，以便符合宪章以及作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第二，南非政府对于宪章以及将近三十年来大会的一百多个决议和理事会十五年来的种种决定，一概置之不理；第三，它未曾与联合国的任何机构合作来解决它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种种困难——对每一次正式或非正式的努力，协商也好，特派团也好，专家也好，斡旋也好，一律不采不理；第四，它阻塞了每一条它可以走的大道。

联合国和每一个好心好意的会员国都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了争取时间而一再作出的谴责、警告和其它措施，完全无济于事。理事会必须果敢地采取行动，以保护宪章和联合国及其整个体系的价值。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所有决议里，全都承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其残忍执行，是与联合国的宗旨以及世界人权宣言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抵触了南非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应有的义务。

因此，据我国代表团的坚定看法，理事会只有一个逻辑的、合理的行动途径。它必须依照宪章第六条，向大会建议把南非驱逐出联合国。

我们已经团结一致，谴责南非政府的政策。我们已经团结一致，寻找方法和途径，来粉碎南非政权的肮脏制度。让我们一起走我们唯一可走的路。让我们建议把这个不可救药的会员驱逐出去。

不要让我们中间任何一人托词规避。这个建议不一定会成为先例，引起大批

刚才的发言。它自身解释得很清楚，因此我不再逐节细述。在这里我要强调并敦促理事会，一待所有想发言的人发言完毕，就立刻审议这个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这件事极端基本和重要，我们要求在进行其它事务以前要先结束这个问题。简言之，我们正式要求在处理理事会议程上的其它事项以前，把这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主席先生，我们敦促不要为这个决议草案进行辩论，因为所有的事实都已在一般发言中说明。我们向理事会推荐这个草案，因为这是对一个反叛的会员所能采取的最恰当行动。我们深信，所有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坚守我们宪章中奉为至上的宗旨与原则的人都会投赞成票。你随时宣布理事会将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肯尼亚随时准备好投票赞成。

主席：理事会已经注意到肯尼亚代表刚才所作的建议。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到理事会的议席来发表他的声明。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现在要介绍我在上星期五提出的第 S/11547 号文件内的那个决议草案，这件草案简单明了，不解自明。

理事会现在讨论的项目是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就这个项目来说，没有再比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旧称西南非委任统治领土，约十年前大会承认了现在这个名称——更有关连的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家都知道，纳米比亚是一个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之一，据说是为了保卫世界各地的民主，这也就是说要解放人民，并为他们的自治作准备。

包括本人在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人们发觉些什么呢？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的凡尔赛会议上，战胜的西方同盟国家把从战败国割据的领土分配给它们自己，其借口是要培养那些领土的人民，以便达成自治。于是西方各国就自告奋勇，自名为那些它们认为没有自治能力的人民的监护人。就这样，那些战胜各国就自命为“委任统治国”把自己委任为全世界许多人民的监护人或托管人。在每一个委任统治的领土里都派遣了高级专员，还有大批的殖民地行政人员，来“引导”人民走上自治的路。象我一再说到的这些委任统治领土就是殖民地的变相，即高级专员操纵了人民的政治命运，其势力不亚于罗马帝国的地方长官。为了要冲淡委任统治领土中人民被迫吞下的那颗政治苦药丸，乃雇用傀儡来替殖民地主子做他们要做的事，如果有任何傀儡忽然觉醒或者看出个中苗头，进而反叛的话，他们的命运不是坐牢就是流亡。

我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我是亲眼目睹的。我不是看着历史书本向你们瞎吹。我在一个区域里向两个委任统治政权进行过斗争。我不得不离开我的祖国。我说我是亲眼目睹的。我不是看着历史书本胡扯。

这一切都是借了民主政治的美名来进行的，委任统治领土的外交当然是操在高级专员手里。

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有很多人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都觉醒了。 我们终于了解到，委任统治领土也好，独立国家也好，主权应操在人民手里，而不应由统治者掌握。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逃亡了，我们走进了国际联合会；我就是国联的一个当然观察员。 我们大声疾呼，不是向国联，而是向西方各国的人民。 许多人都了解我们，但他们自己也自顾不暇，因为事实上，他们又被驱入另一次世界大战，在异国战场上流着他们的血。

我生来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帝国是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第一个联邦。 若干阿拉伯领土没有从土耳其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而改变为外国委任统治。 因此，当我在二十八、九年前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我认为我有一件神圣的任务，一项神圣的责任，要把美国威尔逊总统这个伟大人物所倡导的自决原则搞成为一项不折不扣的权利。 我们在本组织里，在第三委员会里，化了八年的工夫才完成这项工作；现在，在两个国际盟约中都把自决权利列为第一条。 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自决原则终于发扬为一项权利的呢？我记不起确切的日期，大概是在二十年前，五十年代的中期。 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通过了许多决议，大意是说：如果没有自决权，便无从充分享受任何人权。

我们那些新的非洲弟兄们在搞些什么呢？他们正在集中全力专搞那违反一种人权的歧视把戏。 但是世界人权宣言中详细规定的其他十八种到二十种的人权，又将怎样呢？这些人权都已全部列入具有条约效力的各种人权盟约，而我们正在力谋批准这些盟约，以期能在短时期内生效。 如果我们只注意一种人权，研究它是否被违反——种族隔离无疑是违反了一种人权——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了自决权。 在纳米比亚则有双重危险，除了种族隔离之外，还有违反全部人权的情况——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多数人权受到了违反，自由是最宝贵的东西。 难怪美国革命的一位领袖帕特里克·亨利说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

纳米比亚是白人的一种负担，南非白人正在提携纳米比亚人走向自治——这是我们听到的一曲刺耳的烂调；我本人已经听了五十多年——这种说法不再有什么效

力。这简直是滑稽得可笑。过去被殖民过而现在是本组织成员国坐在这里的亚非国家，又将如何解释呢？它们是不是白人负担的一部分呢？还是白人财宝的一部分，以供剥削呢？

但是为什么要翻旧帐呢？到目前为止，还算不坏。我们当初不遗余力想把自决原则搞成正式权利的时候，万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那些受外国奴役的大多数亚非国家会有代表坐在这个国际机关的会议席上。我们几天前都向葡萄牙致敬，因为它拯救了它自己的儿女和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儿女，因为它幡然悔悟，决定解放受它奴役的殖民地人民。

我非常仔细地听了南非代表博撒先生的讲话。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个会议室里。我取消了一个要在另一委员会里作的发言，来听他说些什么话。我希望他会走上正路，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也许是错了，他们应该加速纳米比亚自治的过程。可是，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这使我记起了一个简单的阿拉伯谚语：“读了它，你觉得快乐。试了它，你就感觉忧虑。”

没有一个非洲人，没有一个亚洲人，没有一个欧洲人，也没有一个开明人士，会被一个不愿露面的政权的不兑现诺言所诱惑。可是我们在这里不是替南非白人来治病。我们在这里是想和他们的政府最后一次讲道理，把他们考验一下：如果你们言行一致的话，那么就请证明你们的诚意，请即解放过去称为西南非、约十年前由联合国命名的纳米比亚。

有许多非洲朋友向我说：“为什么不在行将讨论或正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四委员会内提出你的决议呢？”我知道，第四委员会是审议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若干委员会中的一个。

因为我相信，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这两个问题都带着种子，可能在非洲热带气候里发芽蔓延；如果它们象多数草木一样，因为缺水而枯干的话，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使整个非洲揭竿而起，向白人政权展开斗争。因此，为了怜悯白人起见，我们向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不在十年内，便是在下一个十年内，整个非洲必将

烽火连天，而且非洲不缺乏朋友和盟友，来加入这个解放斗争。我郑重声明，我要提出一个同我今天将要向你们宣读的类似的决议草案——不在第四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或任何委员会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们要不断地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直等到联合国完全明白：不但是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必须得到解放，而且要非洲大陆上受到外国奴役的所有黑人统统得到解放，要不然的话，我们决不罢休。

南非是否有诚意？它是否会立即宣告纳米比亚由联合国来托管？还是继续歌功颂德，空谈其善意？一待这个决议草案——我希望——经理事会通过，我们便可分晓。如果他们还是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这件决议就是一个铁证：我们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给白人政权本着善意采取行动的机会。

有一个阿拉伯谚语，——我想在各种语言里都有这个同样的谚语——而且不要以为这个谚语对我们不适用：“只要大队人马继续前进，狗要叫就让它去叫罢。”只要那些非洲人和亚洲人一无权力可以行使，他们要嚷嚷就让他们去嚷罢。让他们发发牢骚罢。也许他们会感觉到舒服一些，而我们则依照我们所定的计划继续进行；如果黑人能从政策放宽而得到任何好处的话，那是白人政权的饭桌上掉下来的一些面包屑而已。

请注意，在非洲虽然可能有叫哮的狗，但是也有吃人的狮子和老虎。请注意，那些沉醉于权力的人们，那些在历史上几度统治世界的人们，喝得酩酊大醉，终而国破人亡，新一代起而代之。

你是历史上一切事件的例外吗？当年的法老王、巴比伦和罗马到那里去了？阿拉伯帝国当年版图辽阔，从大西洋边今日的摩洛哥而至中国的边缘，而今安在哉？蒙古帝国又到那里去了？在近代，西欧帝国留下了什么遗迹？什么都没有。是不是需要再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能把非洲两块被包围的土地解放呢？

若有人向我说，“希特勒是一个解放者”。我说，“别胡说”。他们又说，“如果没有希特勒，你今天还是当奴隶”。我说，“是的，如果希特勒仍活在人间的话，他也会奴役你，你终究要起来反抗的”。他们说，“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任何战争——即使战争的范围能够限于非洲大

陆——来解放所谓的南非共和国、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以及所谓的葡萄牙各省的黑人。

主席先生，你还有其他发言人，我也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发言，所以我要向理事会宣读这个决议草案。如果任何人要在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擘的话，请他们趁早不要费心。我们所要实施的是决议草案的实质，而不是它的形式。我现在宣读沙特阿拉伯所提的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讨论题为‘联合国和南部的关系’的项目，也注意到纳米比亚问题对这个项目是极其有关连的，

“回忆目前称为纳米比亚的领土是在一九二〇年由国际联合会作了一个决定委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来统治的，

“进一步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交给南非，以期依照国际联合会关于委任统治领土的决定的精神和文字，培养领土人民走向自决之路，终而得到独立，

“计及自从南非担负起培养纳米比亚人民走向自治的责任以来，已过了半个世纪以上，在此期间所有其他委任统治领土都已获得完全独立，

“念及联合国经由托管理事会担负起关于加速非自治领土解放程序的责任，

“1. 促请南非立即将对纳米比亚的权力移交给联合国托管理事会；

“2. 请秘书长在同安全理事会咨商后，从中立国家中委派共同行政长官两人，在不超过二年的移交期间内，会同南非共同管理纳米比亚；

“3.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提供协助，在从南非到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权力移转时期负责协调。”

象我在开头时说过的，这个决议草案简单明了，无需任何说明。这个决议草案不需要任何解释。里面没有一段是含糊其词的。所以，我要请问南非人士，你们站在那里？你们是否在合理期间内接受这个决议草案，并通知联合国呢？还是

还是我们要在本组织内宣告继续斗争，并在安全理事会再开许多次会议呢？还是要请大会其他委员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和关于南非的类似问题呢？这些问题要你们来回答了。

我们对于纳米比亚问题坦白直率。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种族隔离比较不关心。可是如果纳米比亚解放了，它可以变作许多非洲人的避难所，他们在南非政权改过自新以前能够不失尊严地在那里生活着，一直等到他们的兄弟们都已解放，全世界肃清了殖民统治的时候为止。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已经有机会向你表示贺意。可是我个人还要告诉你，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和骄傲，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会务。我们的满意和骄傲当然是向你个人表达的，因为你是一位伟大的、杰出的非洲代表。但是，我们的贺意也是向你的国家表达的，因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对人权的充分尊敬，是我们全体都知道和欣赏的。

我的国家深感荣幸，能和贵国维持最好的友谊和彼此了解的关系。

主席先生，也让我们向你的前任，上月份担任主席的联合王国理查德大使表示谢意。

老实说，关于种族隔离和南非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就我来说，我仅拟谈一谈若干一般性的问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世界经历了深刻而影响远大的变化。我们都知道，这个斗争结束，以种族分离和某一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可鄙原则为其哲学基础的阵营终于一败涂地。这个阵营的失败是，而且永远是全人类的一个光荣胜利，是人权的一个胜利，也是人类趋向进步和全面解放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个冲突的结束，使那些被压迫人民开了眼界，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处境是不合时代的，并激使他们重新燃起战火，为恢复他们的自由与尊严而斗争，简言之，就是重新控制他们的命运。

那时期许多势力浩大的国家，有的很慢地有的很快地了解到目前一切事态的现

实情况。有些国家注意到被压迫人民的合法愿望。所有这些国家，在解放斗争和国际舆论的联合压力之下，不得不对时代的要求低头，正式承认了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我们这个组织是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成立的，它大大地加速了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也就是联合国的最高荣誉、最珍贵的成就。

这种演化的必然性的最好例证，莫如四月间在葡萄牙掀起的新浪潮，以及该国对仍在其统治下各领土矢志要采取的政治路线。

事实上，对于支持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决择一向是很清楚的，而且继续是很清楚的。在一方面，他们可以改过自新，服膺正义与平等的世界性原则以及人民和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与世隔绝，以不公正和种族歧视为其哲学基础，并蔑视个人的和民族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就南非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来说，它选择了种族隔离的哲学，把种族歧视和对最基本的人权铁蹄践踏，作为它的政治制度。

我无须详述这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哲学基础，或是它那恶贯满盈的日长表现。先我而发言的许多代表已把这一点说得很详细，很清楚。我只提到下列一点就够了：南非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是由一小撮白人所组成，他们在二千一百万人口中仅仅代表了百分之十八。他们搞了成堆的文告，颠倒黑白地称其为法律，来具体规定种族分离和统治南非绝大多数非白人人口。这些条文由那些种族主义的天才们来起草，表决，引用，涉及南非生活的所有方面，丝毫不留空隙。它们特别涉及：具体地指定非白人必须居住的地区；无投票权；禁止结社；禁止集会和示威；在公共交通工具、游乐场所、公共事务办公处、旅馆、饭店、咖啡馆、或甚至公共厕所以及海滩等处，规定各种不同种族应该占用不同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单子，但是除此以外，这个少数还霸占了南非百分之八十六的领土和全部财富，而他们只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十八。

任何南非公民如果胆敢对这种奴役情况抗议的话，纵使不受死刑，也会立即被判无期徒刑。还需要我在这里把目前——同过去一样——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执

行死刑的记录提一提么？因此，南非的非洲人和非白人不但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而且也是盲目和残忍镇压的对象。他们甚至没有希望的权利，也许连叹息的权利都没有。但是南非少数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并不是限于南非的领土里。这种政策也表现在对南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和非法政权所给与的支持。这种政策也表现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藐视了联合国的一切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我说这些话是要表明，比勒陀利亚这个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坐在联合国里，是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宪章的一种侮辱，就象它对人权和我们所代表的非洲人民的尊严是一个严重打击一样。

大会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通过第3207(XXIX)号决议，当然是以这一连串的考虑为根据的，该决议请求安全理事会审议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如果这只是再度谴责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话那么大会当然无须要安全理事会来审议这件事。事实上，理事会处理这个问题已有十五年之久，它很多次以最清楚、最正式的用语来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采用的政策。尽管有些谴责，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还是没有变更它的政策。适巧相反，它日复一日地加强它的镇压政策和统治方法。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完全证实了我所说的话。因此理事会对于一个经常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政权不要再予以宽限，而是要采取宪章中对同我们今天审议案件相类似的案件所建议的措施。载在宪章的所有原则和宗旨，特别是第一、第二、第六、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条的原则和宗旨，都被比勒陀利亚政权违反和藐视。因此，安全理事会没有别的路可走，唯有按照宪章第六条作出决定，建议大会把南非政权以联合国驱逐出去。

这是刚才由我的同僚肯尼亚代表代表我国及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所提的决议草案的目的。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会恢复世界各国人民对联合国已渐削弱的信心。这也会给予那些支持南非种族主义的人们一个教训，并促使他们跟从理智，设法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成员。

主席：我要向毛里塔尼亚代表再度对我国所说的那些善言良语，表示谢意。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秘鲁）：大会在一个由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中，要我们审查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我们已经听到了来自非洲大陆那些直接间接的有关当事各方的发言，以及其他地区对目前所审议项目有理由发生兴趣的各代表所发表的意见。

首先我要说明，秘鲁代表团在考虑这个严重问题时，计及了秘鲁政府的人道和爱好自由的精神，秘鲁人口组成的多种族性和平等性，以及我国传统上尊重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各项决议。

我还要说明一点，由于秘鲁是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因此秘鲁代表团能够仔细观察到种族隔离政策的惨无人道，以及比勒陀利亚政府对这种政策残忍执行。

先我而发言的各位代表已经作了透澈清楚的发言，所以我不想对南非针对联合国的行为再加赘述，以免各位代表听了厌倦。因此，为了使我的分析不超出范围，我只把这个问题的大要重新叙述一下。

南非的种族歧视是在一九一〇年联盟一成立时就开始的，又于一九四八年在种族隔离的名义下把它制度化。这个种族政策从大会一九四六年第一届会议以来，即为联合国所痛斥谴责。在嗣后的各届会议里，大会通过了许多清楚明确的决议，以期说服南非停止这种种族政策。

就安全理事会来说，它从一九六〇年起就审议了种族隔离政策，并通过了确认这种政策能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许多决议。

可是在这个很长的期间，—我们大可称其为一个警告或预防时期—找不到丝毫迹象，表示要认真停止或至少缓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鉴于纳米比亚问题，这是我们审议中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大会于一九五三年通过了一个意义明确的决议，请南非把该领土交给联合国托管，又于一九六六年停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九年促请该国立即从领

土撤退其行政机构，于一九七〇年谴责南非不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并宣告它这种对安全理事会的蔑视态度已损害了本组织的权力。

还有，国际法院曾于一九七一年提出咨询意见，大意说：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统治既属非法，该国必须撤退其行政机构，并终止对该领土的占领。

我是理事会设立的三国小组的一个成员，会同秘书长从事协调第309(1972)号决议所规定的联系工作，所以我个人能够证明南非对于这件事完全缺乏政治意志。

鉴于南非不遵守那些剥夺它在纳米比亚管理权的合法规定，所以它在纳米比亚的立场，已成为一个以武力占领领土的问题。

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向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提供各色各样的援助，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第253(1968)号决议。

南非政府不遵守联合国宪章，也不遵守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因南非是一个会员国而对它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的各项规定，在这种情形之下，联合国显然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见证人和受害人。

理事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对抗局面，一方面是一个会员国，另一方面是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规定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在审议这个局面时，我们首先必须记得：南非的态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宪章是所有签字国家必须充分遵守的一项条约，联合国宪章是驾凌各国内国法之上的，是国际法律秩序的最高峰。第二，我们先不讨论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法律后果，我们应该记住，它们具有道义和政治意义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它们是从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这种机构产生出来的，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代表着世界上的集体良知，它们的行动具有一种有人正确地称其为新兴法律力量的道义力量。

基于这种种理由，秘鲁代表团认为理事会各理事国应该倾听这个集体良知的判决，因为它应该是最高国际利益的监护者；我们职责所在，必须采取行动，来加强宪章和本组织的权力，对不遵守宪章的人加以惩处。

秘鲁代表目前应该担负起它的责任，支持旨在终止南非政府顽强反抗的任何有

效措施。可是一提到“有效措施”，我们就有责任郑重考虑必须采取的行动。很多发言人和理事会内非洲同僚们所提出的决议草案，都向我们建议立即把南非从本组织驱逐出去。这是一个趋于极端的、史无前例的措施，我们特别觉得如此，因为我们象许多人一样，深怕这个叛徒将从此不受本组织的控制，可以逍遥法外，不受阻碍地讲行其非法行为。

我们可以想到采用其他预防性的措施，包括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种种办法，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了南非代表在理事会的发言之后，很不幸地我们看不出这个国家会有任何坚决的意志，肯依照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而终止种族隔离政策，终止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或终止对南罗得西亚的援助。鉴于南非过去一贯地违反决议，我们也不认为它会遵守新的预防措施。经验证明，不可能担保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一律执行这种措施。

最后，我们不认为：本组织对普及原则的愿望——这是说，爱好和平国家的普及——是同驱逐某一会员国相抵触的，因为这一会员国的政府显然只代表其人民的少数而且已经证明它不够宪章第四条或第六条内规定的会员国资格。

秘鲁代表团作了这样长的说明之后所得到的唯一结论是：支持第 S/11534号文件内由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黄华先生（中国）：本届大会以一二五票的压倒多数决定拒绝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的证书，并要求安理会审议南非与联合国的关系问题。这是联合国大会作出的一项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它反映了广大会员国政府对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义愤，表达了对南非人民强有力的声援。决议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原则，根据南非当局长期蔑视、违抗联合国有关决议，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等严重罪行，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作出严重的判决，这是完全正义的。

长期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贯违抗联合国有关决议，顽固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南非当局很早就颁布了“种族隔离法”，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非洲人强行驱赶到只占南非土地面积 13% 的所谓“保留地”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了强制推行这种政策，南非当局颁布了多如牛毛的法西斯法令，

剥夺了非洲人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实行强迫劳动，并连续制造了象沙普维尔等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贯违抗联合国有关决议，长期非法霸占纳米比亚，并威胁要以武力对抗任何旨在结束其非法占领的行动。为了缓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压力，摆脱日益孤立的处境，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曾经玩弄了种种拙劣的花招。三年前它玩弄了所谓同联合国进行“对话”，结果证明这不过是对联合国的捉弄和污辱。它同时却加紧推行“班图斯坦”，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最近又玩弄什么要同纳米比亚所谓“居民集团”进行讨论的花招，实则妄图对纳米比亚实行分割和分化，以便无限期延长其非法占领。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贯违抗联合国有关对南罗得西亚实行制裁的决议，与南罗反动当局加紧勾结。它于一九六七年出兵南罗，镇压津巴布韦人民反抗南罗种族主义暴政的斗争。它还同南罗当局和葡萄牙前殖民主义政权制定了秘密的“联合防卫计划”，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并不断强化其军事机器，共同镇压南部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对非洲独立国家实行军事恫吓，严重威胁着非洲独立国家的安全。去年一月，它伙同南罗种族主义政权，在赞比亚边境制造紧张局势，对赞比亚进行武装挑衅，最近并连续在赞比亚边境制造事件。今年九月，它的头子沃斯特叫嚷，如果莫三比克独立后的“政权不孚所望的话”，南非将“采取必要步骤来保护它的利益”，明目张胆地对莫三比克人民进行威胁，气焰十分嚣张。

综上所述，南非当局在国内推行灭绝人性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实行法西斯暴政；在国外与南罗和其他殖民主义政权相勾结，镇压民族解放斗争，不断向邻近非洲独立国家进行挑衅，严重地威胁它们的独立和安全。同时，它也是维护国际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巨大经济利益的忠实代理人。

这个反动政权的所谓代表在前两天安会上的发言，竟然不惜捏造历史、歪曲现实，竭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可以说是一篇集谎言、诬蔑、威胁和伪善于一体的“杰作”。狗屎可以肥田，这篇反动透顶的讲话也可以废物利用，作为反面

教材使用。 所谓南非共和国明明是白人殖民主义者殖民征服和殖民地争夺的产物，但他却大言不惭地自封为什么“非洲第一个民族主义分子”。这岂不是公然伪造历史？南非种族主义明明对非洲人和有色人种实行最残酷的迫害和歧视，它们统治的地区真正是名符其实的非洲人和有色人种的人间地狱，而他却把这种情况歪曲为什么由于黑、白人种之间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因而在“南非存在一些种族歧视法律”，也不奇怪。 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白人优越”这一法西斯谬论吗？他甚至肆意诬蔑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各成员国要求它执行上述决议的正义行动是什么“不公平”、“偏见”、“曲解”和“报复”。他这篇讲话使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南非的一小撮种族主义分子是下定了决心要将种族主义政策推行到底的死反动分子，他们是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从而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他们可能存在的任何幻想。

南非反动当局以其所作所为，证明了它根本蔑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大量决议，这是对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挑战。 早在一九六三年第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上，三十二个亚非拉国家提出决议，要求在必要时按宪章第六条规定，将南非驱逐出去。现在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喀麦隆伊拉克等国提出决议草案，要求驱逐南非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正义要求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安理会应毫不迟疑地通过这一决议。

有人说“驱逐南非不符合联合国法律程序”。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宪章精神的。 南非反动当局一贯对抗联合国有关决议，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条和第六条，把南非驱逐出去，无论在政治上或法理上都是完全正当和十分必要的，也是一切真正维护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宪章原则的会员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人说，驱逐南非会使联合国对其“失去制约”。这更是站不住脚的。 联合国审议南非问题已经二十多年，通过了许多决议。 但是南非当局从未因此而承担什么“制约”。如果真正关心“制约”南非当局，说这些话的人就应该支持多数非

洲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驱逐南非出联合国，立即断绝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联系，并支持联合国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南非当局改变其反动政策。这些人口头上高唱“制约”，实际上却大力给予支持和纵容，这不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主张“制约”是假，进行包庇是真吗？实际上，最起劲地高唱这种调头的人，不正就是那些长期以来肆意破坏对南非的军火禁运，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撑南非反动当局的人吗？

主席先生：

从根本上说，要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祸害，首先必须推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赢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几天来的讨论中，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南非人民的代表说得好，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在于非洲人民的团结斗争。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经验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联合国大会已拒绝南非种族主义代表的证书。联合国如果进而通过决议，将其驱逐出联合国，也是对斗争中的南部非洲人民的支持和鼓舞。但是，如果不出所料，驱逐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提案被否决，这除了进一步暴露南非种族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的顽固不化，在全世界人民中更加孤立与被动外，难道非洲人民的斗争会因此而损失一根毫毛吗？非洲是属于非洲人民的。阿扎尼亚是属于阿扎尼亚人民的，不是属于一小撮种族主义分子的。归根到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决定斗争最后胜利的还是阿扎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团结和斗争。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非洲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斗争的道路虽然是艰难和曲折的，但我们深信只要阿扎尼亚人民和

非洲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并且警惕超级大国的渗透和分化，就一定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铲除掉生长在非洲大陆机体上的这块毒瘤。我们的时代毕竟不再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趋衰落。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斗争，推动着世界历史潮流前进。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南非的种族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一样，都不过是纸老虎。一切顽固派都是顽而不固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但是总有一天顽固不下去的。在人民的团结斗争面前，他们终将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已经有机会向你祝贺就任主席之职，我也指出你的这项任务不容易。事态进一步的发展已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或许晚了一点，我也要在你允许之下履行一件悲痛的任务，就是对于伊拉克外交部长沙希拉·塔卡先生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我们在联合国的人都知道这位伊拉克突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时，塔卡先生在大会的讲坛上讲话，说明了伊拉克对国际社会关心的各项主要问题所持的立场。塔卡先生在苏联是有名人物。他曾代表国家出任驻苏联大使，正因为他是苏联享有最诚挚友好关系国家的外交部长，所以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沉痛。我们要请伊拉克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将我们最深切的哀悼转达伊拉克政府和他的家属。

按照非洲国家正义的、并获得盟友坚决支持的要求，安全理事会遵照大会的建议，已经开始审议联合国和南非之间关系的问题。大会第3207(XXIX)号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

“……顾到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大会通过这项决议并不偶然，更不是由于一时情感的冲动。这是人类一切进步力量和联合国所作长期不懈努力所获的成果，以期结束二十世纪最可耻的现象，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荒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及种族隔离的办法。

在国际舞台上目前在走向缓和方面所达成的积极进步是现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特色。所以能有此种成就，首先应归功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政策，此种政策力求改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并促进彼此认真的合作，以期为进一步扩大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解放斗争的规模、为迅速消除世界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余毒、为充分执行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造成更有利的前条件和前景。为了巩固和平起见，反殖斗争的任务一贯地需要一切大、中小国家共同努力，使缓和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并扩大至所有

各大陆。许多代表团的首脑都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提到这一点。在国际缓和的情况下，过去几年来又进一步推进了非洲大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殖民地人民一贯的、专心一致的斗争，获得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结果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了反殖民统治的重大转变。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已取得独立。以前的葡管领土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佛得角群岛，已在获得独立方面采取了积极步骤。

在前葡管殖民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葡萄牙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并肩前进之下，最后一个殖民帝国终于崩溃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粉碎，是在非洲大陆上掀起的、要肃清殖民奴役斗争中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征服。我们国家坚定地促进和巩固与非洲国家以及所有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相互谅解和合作，是使我们苏维埃人民引以为荣的。我们国家和所有这些国家为争取和平与安全而共同奋斗，为永远消除可耻的殖民主义制度和坚定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而共同奋斗，因此使我们与他们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说：

“近几年来，为争取国家独立、经济解放和消除殖民制度残余的斗争，已经取得很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这个斗争决没有结束。经济压迫和不平等的种种现象，以及世界上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仍然存在，这都是不能容忍的。在它们没有绝迹以前，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整个联合国决不能放松消除这些余毒的努力。”

(A/PV. 2240, 第 77 页)

在非洲大陆上，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殖民种族主义政权依然存在。在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堡垒是南非政权。南非的种族主义当局对于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完全置之不理。关于这一国家，比勒陀利亚政权存心要同联合国直接对峙。不顾联合国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理权的各项决议，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且还在那里实施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大会和安全

理事会已经通过了好几项决议，指出南非当局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要南非统治者撤退领土上所有军队，警察及行政人员。可是他们继续置之不理。对于纳米比亚和它的人民，他们顽固的实行并吞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政策。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制裁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各项决议是有约束力的，而南非当局竟置之不理，继续与该非法政权维持广泛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其他连系。史密斯政权能够继续统治南罗得西亚，而且强行实施种族主义政策，与南非所实行的一模一样，这不得归功于南非在经济上与军事上的援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已经不是秘密了。

南非政权的官方政策是种族隔离。这种政策代表些什么？在实际上对南非二千万非洲人又意味些什么？这是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熟悉的。非洲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卓越代表们，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对于南非当局施加于土著人民的不人道的压迫、暴力和恐怖，以及把这些手段作为政府政策的情形，提供了细节和许多实例。这种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夺去了当地土著居民——即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是一个民族优越于另一个民族的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实施。

多年以来，联合国密切注意向各式各样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问题。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都强烈谴责作为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人民的工具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这些决议都坚定地要求完全消除过去殖民时代的可怕的残余，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容忍的。

种族隔离政策大大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许多联合国决议中，种族隔离政策被称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并且造成了一种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形势。在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展开的斗争中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例如在苏联倡议下联合国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苏联和几内亚共同提出的防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的国际公约；以及缔结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